



香港競爭力獲世界認可



議論風生
胡劍江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日前發布《2024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排名由上年第七位躍升至今年第五位，細看各項排名因素，香港在「國際貿易」和「商業法規」排名全球第一，在「稅務政策」、「國際投資」、「基本基礎設施」、「金融」及「教育」亦位列全球前五名。有關排名無疑令摩根士丹利亞太區前主席羅奇所謂的「香港玩完論」不攻自破。

法治有力保障營商環境

筆者認為，這個排名是在綜合客觀數據以及商界意見等因素後，對香港競爭力的肯定，也是對香港拚經濟、謀發展的亮麗成績的肯定。香港在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中，社會經濟穩定發展，國際競爭力依然穩固，實在令人鼓舞。

《世界競爭力年報》涵蓋全球67個經濟體，排名根據客觀數據和商界意見而制定，是衡量各大經濟體競爭力的重要參考指標。綜觀報告，「經濟表現」、「營商效率」、「基礎建設」的競爭力分項，香港均錄得上升，其中「經濟表現」更從第36急升至第11，「營商效率」及「基礎建設」分別升至第7及第9，香港於各項分項下的多個子因素亦在全球中位居前列。

報告結果正好說明，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法治固若金湯，有力保障香港營商環境安全穩定。亦有賴於特區政府推出多項措施堅定市場信心，並通過舉辦盛事，帶動旅遊、促進消費，鞏固經濟復甦勢頭；同時積極推進金融、創科、貿易等優勢範疇的建設，有效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香港積極「搶人才、搶企業」，吸引各地高質人才和策略企業紛紛前來香港就業創業、投資營商，這是對香港這個中國優勢與環球世界優勢於一身的國際大都會投下信心一票。例如截至今年5月底，「高才通」計劃的申請數目已突破30萬宗，超過12萬各地人才已來港，遠超原定每年吸納3.5萬的目標。

在「搶企業」方面也是成績亮麗，投資推廣署今年首4個月再協助近200間公司落戶香港，較去年同期多約40%。與此同時，香港緊隨世界金融發展的新趨勢，聚焦發展家族辦公室，特區政府推出八項政策措施，吸引全球各地的家族辦公室落戶香港，取得成效。同時還積極推動綠色金融，已經成為亞洲地區最重要的綠色金融中心，不僅為全球綠色發展服務，同時也為國家和內地省市的綠色經濟服務。香港在數字金融方面的發展也成績喜人，虛擬金融可以輻射東南亞地區。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穩固，未來還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緊抓國家發展重大機遇

羅奇質疑香港與內地密切聯繫的必要性，建議「香港擺脫漸受挑戰的內地經濟」。事實上，香港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下，用好「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長期保持高位，中國願同世界分享高質量發展的紅利和機遇，攜手推進世界現代化進程持續發展，香港更需緊抓國家發展的重大機遇。

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香港處理全球約80%的離岸人民幣結算，隨著人民幣交易範圍持續擴大，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穩固。國家好，香港好，這是最理所當然的。

人才和企業絡繹不絕落戶香港，看中的就是香港的發展潛力，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不斷提速升級，從而令香港的經濟競爭力更為明顯。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5周年。經過5年的實踐，香港與大灣區各城市優勢互補，突破制度樽頸，更好地發揮各自的優勢。

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大灣區機遇無限，有8600萬人口，經濟總量很大，機遇很大，可以互利共贏，不需要對立的競爭，而是合作的競爭中央港港惠港舉措不斷推出，例如開通京港、滬港夕發朝至高鐵動臥，進一步便利了兩地人員、經貿及文化往來，為香港推動文旅產業和盛事經濟帶來更多增長點。特區政府的積極作為，促使香港的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發展前景必將更加亮麗。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理事會副主委

大學國際排名與真正實力



政策建議
胡恩威

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 (QS) 近日公布最新世界大學排名。一共有106個高等教育體系、超過1500所院校上榜，榜首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第二位和第三位分別是倫敦帝國大學及牛津大學；而香港大學排17位，中文大學排36位，科技大學是46名，理工大學是57名。

成立於1990年的QS，是英國一家專門負責教育及升學就業的公司。專門提供海外留學及高等教育的資訊服務，當中以每年世界大學排名最受關注。QS是英語系國家之中較獲認可的高等教育分析機構。其排名是根據：(一)學校的學術聲望、(二)僱主聲譽、(三)師生比例、(四)論文五年內的引用率、(五)就業情況、(六)可持續性、(七)國際研究網絡，作為評分基準。

這些世界大學排名是一種學術認證，對於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來說是有需要的。但是有沒有需要把它當成一個絕對和唯一的標準呢？近年德國和瑞士很多著名大學，例如蘇黎世大學，宣布退出《泰晤士高等教育》周刊發布的THE排名。

全世界有不少非英語系的著名大學，例如巴塞隆納大學、京都大學、北京大學等。香港需要思考如何走向多樣化、多面向。全港12間大學是否都要躋身排名呢？會否因過分看重排名而忽略了真正的實力呢？

什麼是真正的實力呢？看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他們就有真正的底氣。他們不會盲目追求排名的高低，他們不會只依賴外國輸入人才，而是會培養自身的人才。很多國際著名大學如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東京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都有學校的傳統，就是培養自身大學的畢業生。如何培養自身大學的畢業生呢？就是由學士培養成碩士，以至博士、教授，都是承傳着大學的傳統精神，服務及貢獻母校。但似乎香港過去二十多年，這個承傳就斷

層了。為了配合國際排名而只着重寫論文，有否銳意提升教學質素呢？香港的大學是否只注重每年能生產多少大學生呢？

聯合國預計到了2050年，全球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將從2022年的10%升至16%，屆時全球65歲及以上的人口將是5歲以下兒童人口的两倍。年輕人口減少，全球的大學，尤其是發達國家，將會面對適齡大學生數目減少的情況。加上在新國際形勢之下，香港的大學要調整策略，不應該完全依賴英美體系。

筆者認為，本港12間大學需要有不同的面向，例如中文大學可專注以華語為教學語言，負起「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使命，弘揚儒學，建立為一座華語主導的國際大學。為全球的華語系的國際大學增添實力，而不是追求國際排名。因為大學排名可能會變得高度政治化，或者英美會利用來打擊香港的大專教育聲譽。

為建設「八大中心」培養人才

所以香港的大學政策要全方位。不應過分依賴英語體系的排名。12間大學應該跟不同的語系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例如東南亞的南洋理工大學、馬來亞大學和泰國朱拉隆功大學也很優秀，香港的大學如何面向亞洲？如何跟東南亞的大學合作呢？

所以香港教育體制上，尤其是大專大學需要新的布局。香港正加快建設發展「八大中心」，因此需要培養多元化、多面向的人才。英語當然重要，但我們應該有一個主動權，就是學術認證制度。例如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英語教學語言」是評核資歷架構的其中一項。但評核職業技工學校，是否有這個標準的需要呢？

例如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着重訓練學生設計的專業知識和技術，課程用英語作教學語言，學生的設計功課也用英文。但如果未來市場趨向是面向東南亞和大灣區，學生是否需要加深認識中國文化？打好中華文化基本功？這不代表要走向極端，全盤否定西方文化，而是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同樣重要；香港要有一個全面多元的教育體制。

大專院校需要建立真正實力，而不是依靠排名制度。因為排名制度是透過某些指定的指標作為評分依據，但大學是一個複雜多元的機構，某些指標所計算的排名只能反映大學的部分表現，用量化標準來衡量大學的質素，並未能直接全面地反映大學的實力和影響力。例如京都大學不參與一些排名，但其卓越的學術能力，曾經培育出野依良治、小林誠等幾位諾貝爾獎得主。

排名不完全反映大學競爭力

又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航）是重點建設大學，北航擁有9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和一系列省部級實驗室，承擔了「月宮一號」重大科研項目，但北航在QS排名是473位。所以一間大學的實力強弱，並不是要靠國際排名來反映。國際排名構成香港競爭力的一部分，但不應該是全部，而是綜合型的實力。舉例說，嶺南大學是否需要專注在傳承嶺南文化？保存粵港澳粵語地區文化，集中推廣中國文化呢？香港每一間大學應建立自己的定位和特色，而不是投入排名的競爭。

荷蘭的烏特勒支大學是研究型大學，曾培養出12位諾貝爾獎得主，它亦退出世界大學排名。瑞士蘇黎世大學，在分子生物學、神經科學、人類學等領域享有世界聲譽，亦曾培養12位諾貝爾獎得主，包括科學家愛因斯坦，它也退出大學排名。香港可以參考這些海外大學的方針和經驗。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資助集中在學士學位身上，其他研究生及深造課程的資助又如何能分配得更平均？教資會的功能不只是給大學撥款，它須就香港高等教育的學術水準和策略性發展，向政府提供中立的專家意見。將來教資會是否應該調整角色和功能？兼有智庫的功能，進行研究分析，擬訂大學的發展策略。教育局有否為大專的發展策略做研究呢？特區政府提出要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培育多元化的人才。香港的大學更需要多元化，而多元化並非依靠大學排名，而是需要有一個全新定位的長遠策略。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亂港分子造假成性

讀者來稿
林若

對反中亂港分子而言，造假一向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從「8·31假鬼」到美國白人偽裝成香港作家等等，一直以來就是憑着一副副精心打造的面具，欺騙世人。例如，早就潛逃到台灣的亂港分子姜某，長期以「姜牧師」之名到處招搖撞騙，但「牧師」的身份早就被揭穿是造假。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正所謂「當潮水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亂港分子的醜惡面已無法再掩蓋。

據早前台媒報道，姜某最近打算在當地成立新制服團體，卻被發現他2011年曾在香港成立過一個同類團體，借宗教和紀律訓練之名吸引了不少家庭背景複雜的少年少女參加，殊料姜某卻疑似與多名未成年少女發展出不尋常關係。這已不是姜某第一次被質疑是「假牧師」，之前就有人踢爆他多次捲入欺詐騙局風波，以所謂「牧師」的身份成立所謂教會、補習中心、少年軍，在「課堂」上向青少年和兒童灌輸「港獨」思想。

配合美國抹黑香港

從現實角度來說，姜某自稱22歲時就成為牧師根本不可能，這意味他至少要在13歲便開始接受專業訓練，而且多間教會亦紛紛走出來與其「割席」。然而即便姜某的不實身份這般明顯，2023年底，美國「香港自由委員會」在編寫的《香港宗教自由報告》中，還是把他稱為「受迫害的牧師」。美國亂港分子為迎合美國政界對香港的污蔑，甚至到了顛倒黑白、視而不見的地步。

豈止如此，外國勢力與亂港分子一唱一和聯合造假，根本是「慣犯」。去年8月31日，英國、澳洲、加拿大都有亂港組織藉「8·31事

件」舉行所謂的「紀念集會」，稱「8·31謎團重重」、香港警方「隱瞞真相」云云，還得到不少海外媒體的宣傳和報道。但幾乎所有香港市民都心知肚明，所謂「8·31打死人」由始至終都是一個騙局，光是「義士韓寶生」死而復生這個事實，就勝過千言萬語。但外國勢力和亂港分子們卻刻意視而不見，甚至企圖抹殺那位被迫扮演「韓寶生」的年輕人的真實身份，為的就是想借「8·31假鬼」來為黑暴招魂，讓謊言掩蓋真相。

假牧師、假鬼、假作家

此外，去年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就香港問題舉行所謂的「聽證會」，找來一堆「證人」，其中就包括一個叫Brian Kern的美國人。他表面上曾任國際學校教師、「特赦國際」成員，背地裏卻擁有多個身份。其社交平台賬號以一張亞裔人照片作為頭像，並自稱「香港作家江松潤」，發表諸多亂港言論，裏應外合地為反華政客和媒體提供抹黑香港的假材料。這哪是什麼「證人」？由頭到尾不過是亂港勢力自編自導自演，為一場場騙局精心打造的「演員」而已。

更不要提當年黑暴現場，有大班人以救護員、社工、記者或義工等身份阻礙警方執法，頻頻向暴徒「通水」，掩護暴徒撤退，每當被警方拘捕，便借用這些假身份當作擋箭牌，稱警方不合理拘捕，從而製造更大的混亂和不满情緒。

亂港分子的造假伎倆可謂長久以來騙倒不少人，是以部分人逃到海外後，仍不改其本性繼續偷呢拐騙。但不論是「假牧師」、「假鬼」還是「假作家」，這些謊言最終都無一例外地曝曬在陽光底下，而世人也終會看清亂港分子藏在面具背後的真面目。

岑耀信詆毀香港的言論謬誤百出



以法論事
江樂士

終審法院的案件由五名法官共同作出裁決，這一安排好處很多，包括減少誤判情況。若果有法官混淆是非或曲解法律，其他四位法官可予以糾正。法官犯錯不會被公開，以免他們的失誤暴露於公眾面前。

屢犯低級事實錯誤

然而，法官自暴其短則是另一回事，正如岑耀信辭任終審法院事件所揭示的那樣。岑耀信抹黑香港、侮辱同僚，他對香港的指控存在多處失實和謬誤之處。他向終院提出辭職後隨即在報章發表文章並頻頻出鏡，發表失實的指控言論。那種嘩眾取寵的做法與司法專業人士

的身份格格不入，而他的各種指控明顯是刻意編撰、旨在損害香港聲譽的。然而，他暴露了自己的不足，結果越描越黑，謬誤百出。

6月12日，岑耀信接受澳洲天空新聞採訪時犯下了最不應該犯的事實錯誤。他譴責香港國安法，並把14名「35+顛覆政權案」被告的罪行說成是「串謀煽動」。實際上，他們所觸犯的不是「煽動罪」。

14人被控參與旨在癱瘓立法會運作以及摧毀「一國兩制」的計劃，岑耀信居然不知道他們是因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而被定罪。然而，岑耀信並非偶爾出差錯，而是一錯再錯。他甚至搞錯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最近的一次釋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22年底針對海外律師能否參與香港國安案件審訊的爭議，對香港國安法相關條文作出釋法。岑耀信卻說成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

法作出釋法。

此外，岑耀信宣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推翻了允許黎智英聘用英籍律師Tim Owen為其國安案件辯護的法院裁決。這完全是無中生有。全國人大常委在釋法中只是指出，不具有香港全面執業資格的外籍律師參與國安案件訴訟會構成國安威脅，法院應要取得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否則香港國安委應當履行職責，對有關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岑耀信當時沒有告知觀衆，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不影響具有香港執業資格的外籍律師。黎智英已經聘用新西蘭御用大律師Marc Corlett擔任其國安案件辯護律師，這一點岑耀信也刻意不提，這出於何目的，不言而喻。

此外，岑耀信也對基本法中有關國安的條文不甚了解。他宣稱香港國安法是為了「應對民主派謀取立法會過半議席此一

威脅」而制定的。即使是法律系一年級學生也不會犯下如此低級的事實錯誤。

信口開河自毀信譽

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但截至2020年6月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為止，香港在回歸23年後仍未能完成憲制責任。香港的國安法律缺失使2019年「黑暴」得以爆發，癱瘓社會正常運作多月，而特區政府窮於應對。中央不得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使之成為了捍衛「一國兩制」的定海神針。

岑耀信信口開河，顯示他對香港的憲制責任知之甚少。他急於詆毀香港，連細讀基本法第23條的基本功也省掉。

岑耀信又指稱，香港「司法愛國」的呼聲不斷，暗示司法機構受其威脅，這又是一大抹黑言論。他之前在英國最高法院的上司、現任終院海外非常任法官廖柏嘉

(David Neuberger) 在他發表這番言論之前，早已就「司法愛國」之說作出客觀理性的詮釋，他對此卻渾然不知。

早在2014年，廖柏嘉指出「司法愛國」與司法獨立並無衝突。他解釋，法官展現愛國的方式就是矢志不移堅守法治。這代表了香港司法人員的普遍觀點。然而，岑耀信擔任終院非常任法官長達五年，卻連這麼基本的理念也未能看清，實在令人失望。

岑耀信以驚人的才智聞名英國，但他特立獨行和愛唱反調的性格也廣為人知。他精通歐洲中世紀百年戰爭歷史，甚至被譽為英國「最強大腦」。然而，不精於查證事實真偽，而信口開河的法官，誰會把他的言行當回事呢？

註：原文刊於《中國日報香港版》，小題為編者所加。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